

染发探母

周云龙

老何,60后,早生华发。可能是遗传因素,父母双亲五十岁时,都已经满头白发了。老何平时都尽量保持头发本色,不焗不染。不过,每年总有许多次,譬如,春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,老何都要认认真真将自己染成一头黑发。机关里的同事们见到他,一拨儿会问:老何,你这次又要回老家了?节假日后,另一拨儿则问:老何,你刚刚从乡下回来?老何嘿嘿一笑,连连点头。

染发,成了老何一张公开可见的“休假条”。回家和染发有什么关联呢?那天有新同事求教,老何如实作答:兄弟姊妹七个,我排行最小。父亲不在了,母亲90大几了。在她面前,我要是头发花白,老人家一定会感觉到自己真的老了,不好。

90+,还怕老吗?还不算老吗?老人97岁生日那天,子女们按惯例都回来祝寿,家里又是儿孙满堂。二舅的孙子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根龙头拐杖,老太太拿在手上,只试了试手感,笑着对曾孙说:好!好!老太太先放起来,等我老了的时候,再拿出来用。一屋子的老老少少,被老太逗笑得前仰后合。——哈哈,家母也是不服老的角色。前些年,她腰腿犯病,行走不便,我遵医嘱从省城快递回去拐杖,给她助力,90岁的她头直播:我,我现在就拄这个?不把人笑死?等等吧。

等到哪天,才算老了?老何的妈妈今年已是99岁高龄,老何有时想想心里反而有点压力。见到精神抖擞的老母亲,他将捋一捋那老年的黑发,默默念叨:妈妈还没承认老呢,我怎么能显老?

网上看过好多“割肝救母”“割肾救母”的故事,感动天地。感动的背后,是撕心裂肺的痛,是鲜血淋漓的爱。而“染发探母”,可能只是一盒四五十元的染发剂,一盒可以用上一两年,但这样朴素简单的爱,也许对普通人来说,是更有参照意义的。



「贵州辣」

周天柱

一抵知青点,队里摆“欢迎宴”。开胃菜就是一大碗红红的尖辣椒。队长热情地一味请我们尝尝。可知青甲、知青乙呆呆地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默不作声。一冷一热,如此僵持,我决心自告奋勇打破尴尬气氛,拿起一个尖椒就往嘴里塞。可能最多仅二三秒钟的间隔,汹涌澎湃的辣味就毫不留情席卷而来,包裹舌头,充满口腔,直往咽喉冲。伴随着猛烈的剧咳,两边脸颊止不住痉挛,两行热泪忍不住直流。队长及众老手一看我突然哭成个泪人,都吓坏了,连连关心地询问,“小柱子,怎么了?想家啦?”一阵紧接一阵的咳嗽迫使我无法言语,只能摇头表示否定。万万想不到“贵州辣”见面就这样给我一个下马威。事后请教公社农业站的田老师才知,这种貌不惊人的尖辣椒,因果实朝天生长而得名朝天椒。

在终年湿气弥漫的山村,老乡视辣椒为宝,可祛湿驱寒,烹饪做菜……每逢农历初五、十五,乡里赶集。在农贸市场交易当然需用现金。但若我有蛋,你有鸡,两人物物交换,蛋不可能正好抵一只鸡,差额部分便用辣椒来填补。逢年过节,农家想把年味搞得浓浓的,自有妙法:用一根根棉绳穿起一串串大红的辣椒,分别悬挂在屋檐、门前。如此一“装饰”,农宅显得勃勃有生气,而“富贵红”映了追求来年丰收的渴望。冬日天寒地冻,缝一个长条形的布袋,里面装满体态饱满的朝天椒,扎紧收口,权当皮带,紧紧裹在腰围,可驱寒保暖。夏季竹编枕头上,压一大把平整的小辣椒,吸汗除虫,还守护脑门,谨防着凉。

可一腔热血赴黔务农,眼下一个“辣”字就把大男人摞倒。譬如说,村上哪家有贵客来,炒了一盘腊肉,盛了一小碗给你端来,碗底、肉上全是朝天椒,你不吃,全倒掉?若给那家知道,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。生产大队开会,知青代表参加。中午就餐,一大盘一大盘热气腾腾的

炒菜放在水泥地上,大伙半蹲着围成一圈,欢天喜地地来菜吃饭。你却因怕辣,咂嘴、吸气、紧皱眉头,这太另类太不成体统了吧!村里每逢做饭时,家家炊烟袅袅,此时连空气里也充斥着辣味。面对熏天的辣味,你受不了也得忍啊。

为冲破“辣”字关,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最为得力的“秘密武器”。那个年代,革命舵手特爱吃辣。当地电台介绍起辣味菜娓娓动听:“辣,是黔菜之魂。贵州的辣,不同于川菜辣的辣中有麻,湘菜的一辣到底,黔菜的辣感各异,可谓是一辣一格、百辣百味”;“黔菜无处不辣,最常见的辣有油辣、糊辣、青辣、酸辣、麻辣、蒜辣,有的辣而酸,有的辣而香,有的则辣得令人张口吐舌、大汗淋漓”。如此每天收听,不知不觉潜移默化,昔日对辣的恐惧渐渐消失。

要想真正冲破樊笼,必须以“辣”攻“辣”。我在隔壁李大嫂手把手传授下,学着烧起黔菜。首菜就是红遍贵州的辣子鸡。五一节当日,亲手宰了自养的大公鸡。一大把干红辣椒必不可少。当实习作品——辣味十足、香气扑鼻的辣子鸡一端上桌,“大厨”还未入座,就已给知青户几位“天吃星”狼吞虎咽地抢光了。

从极怕辣,到不怕辣、辣不怕、怕不辣,辣得有滋有味,辣在逍遥自在。发生如此巨变,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。

夫在饭桌上不止一次提到那个孩子。

四年级英语课,初,看她写字时眼睛贴着书本,夫提醒,小姑娘只是笑笑。班主任告知,她患尿毒症数年,视力已经受损。夫说,真心疼。

那天又提及。天冷,母亲申请小姑娘只来上半天学,身体受不住。母亲又询问网络上英语作业事宜,夫说:身体如果吃不消,就不做了吧。母亲说:她说了,想上学,想做作业。

夫说完,拭泪,我也哽咽。我家孩子也长期与疾病为伴,小姑娘与母亲的苦,我们感同身受。

我与儿子找出几本课外书,托夫带到学校,送给那孩子。我把事情简单记录,发在朋友圈。我写道:“或许失去一种权利,才会分外渴望。”我自己是老师,见过很多厌学的孩子,真希望他们可以看到小姑娘的话。我又写:“希望世界上没有病痛,或者,

新冠来袭,东京奥运会延期了,想起了福住先生。去年,白梅花快开的季节去了奈良,住在他的家。

抵达奈良后,北风变紧,一下子有了瑟瑟的感觉。福住先生提前告知在火车站等候。一出站看到一戴帽子的老者站在一辆车旁,正向出口处张望。福住先生个头不高,身体敦实,动作灵活,满脸胡须。寒暄后,搭车前往其祖屋。他家是一幢典型的日式民居,上下两层,前楼和后楼中间是花园。花园里一株百年白梅含苞待放,远处人家的红梅依稀可见。

福住先生的岳父住楼下,我们住楼上,这是前楼里最大的两间房。房间内摆设齐全,字画器物丰富。两扇拉门吱吱呀呀,总有风入。整理铺盖时,老先生不时扮成怪物与儿子打成一片,笑声在空中荡荡的楼里回响。天上的云层很低,北风呼呼,似乎要降雪。午餐包饺子,邀请福住先生一起用餐。他拿来很多小菜,我们对饮了几口。一会儿,他突然有些哽咽,说是想念在美国的孙女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,继续

福住先生

袁风

笑声笑语徒增许多生气。屋外阴沉风冷,白梅花骨朵越来越多,向阳的地方个别已开,或许明天推开窗户,千朵万朵一下子就绽放了。突然,福住老人从屋里跑出来,手里拿着5000日元,生气地说着英语。我大概听明白了,儿子在角落发现钱,拿起计算器抢着做算账游戏。儿子出来后,一些话没法跟小孩子详细解释,只是告知如果没得到邀请,就不能再到福住爷爷的屋里去了。儿子默许了,楼里少了打闹声,老人待在自己屋子里的时间多了,楼梯口的风铃不时随风作响。



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共进午餐。离开的那天,我们拉着行李告辞,走了几十米后,他急匆匆地从屋里跑出来,远远招呼我们停下。老人穿着袜子站在马路上,身上只有毛衣,没披外套,在冷风里摆手。他说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。心里顿生温暖,一路上一直在感谢。到车站后,福住

先生拿起 iPad 示意照一张合影。他试图扮成怪兽逗犬子,我们对儿子说跟爷爷闹一闹,小儿硬是不互动。望着老人和善尴尬的样子,我们含笑告别。他驱车快速离去,微薄的几片雪花在落,脑子里一下子想起初到异乡奈良大家融融泄泄时“京都,大原,三干院”的歌声。

福住先生是位教授,从神户一所大学退休后回到祖居经营民宿,这间屋子和他的年龄一样大,年逾七旬。房子是他的父亲亲手建造的,屋里很多文学书都是他父亲藏的,《坂本龙马》《万叶集》《源氏物语》等。原本和妻子一起打理,妻子身体不太好回神户了,其子在美国,含饴弄孙的年龄一个人住在父亲建的房子里。

回来后一阵,收到福住先生的来信,问为什么合影里的犬子不悦?不是那天他不让他进屋,我们批评得过重,让我们替他给孩子道歉,等等。我们回了一封信,解释了在没得到同意的时候为何不让不能进入别人的私人空间。小孩子很单纯,自然认为不能继续打成一片了,但他很喜欢和老小孩一起疯玩的时光。随后询问院落里的梅花开了没?

福住先生回了信,还附了照片:“今年也开得很漂亮。花瓣开始散落。可以享受很长时间,一个月左右也行。这棵梅花树很努力。神社的红梅也很漂亮。”照片很美。

说来可能有点低幼:在剧场看剧,我最喜欢的桥段,居然是谢幕:场灯灭了又亮,大幕闭了又开,全体演员、乃至主创平安喜乐地雀跃而至——仿佛只经了这一刹那,所有的坏人都变好了,所有死去的都活了回来,那种噩梦初醒、失而复得的欢愉,与几分钟前剧中的悲欢离合恍如隔世。在这“加量不加价”的几分钟番外馈赠里,观众和演员有着源于戏、又出戏的最直接、最热烈的互动,那种感受,温暖而治愈。

我生性拘谨,很难在公共场合表达个人的情感,即便是对他人由衷的赞美,也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顾虑而羞于开口。这在日常生活中问题不大,到了剧场,就常常不无遗憾,甚至生出歉疚来。比如看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那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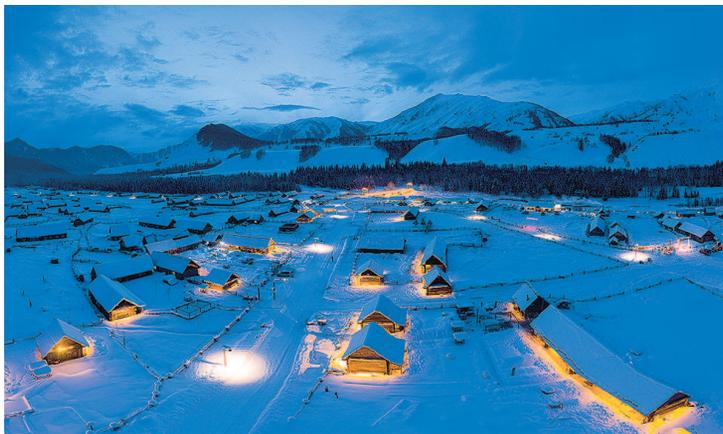
剧末,随着卡西莫多《舞吧,艾斯梅拉达》中高昂而嘶哑的几次转调,疼痛和心碎层层推进,到最后一句高音时达到顶点。直到大幕徐徐关闭,人们还没有缓过来。场灯亮起,演员出来谢幕了——死去的爱斯梅拉达娉婷袅娜、重又风情旖旎;身体扭曲了一整场的卡西莫多笑容舒展、脊背挺直,脸上满是让人长出一口气的笑意。这场卡西莫多,实在太赞了。很多人忙着打开手机,把他苦尽甘来的这一刻拍摄下来,自然就无暇下手再来鼓掌;而鼓掌的观众似乎也多少内敛含蓄,气氛显得有点荡。演员似乎有点失落,礼貌性地两次鞠躬致意便结束了,像一杯苦涩而香浓的咖啡,虽然妥妥地、热烈地悉数落了肚,但本来应该是余味袅袅的,却忽然被端走了杯子。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妥——卡西莫多的结尾唱段太虐心了,出了剧场,我还在一边走一边哭,女儿却在为演员鸣不平:法剧谢幕的传统,是观众除了热烈的鼓掌之外,还有在自己喜欢的演员返场时适当的欢呼声和尖叫,演员感受到这份热情,会认为是赞赏和回馈,一次次地冲台鞠躬。而今天的这场,好多人都在忙着拍手机,“尬死了”。

我听了以后有点懊悔:我明明那么激赏卡西莫多,却没有用特有的剧场语言,让他感受到我的热忱。况且现场观众那么多,鼓掌的不差我一个——大概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,三个和尚没水吃。事实上从始至终,我们在每一个乐段和精彩瞬间都用尽全力持续鼓掌,如今才意识到对演员来说,“那不一样”。观众在谢幕时的表现,反映了他们对整场演出的肯定和回馈,是演员辛苦卖力甚至燃烧自己地演出一场完毕,最看重的东西。我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。

后来看男版《天鹅湖》的首演。有人是在上海看了七天又追来北京的,狂热程度和默契显然更高,也更善于表达。我记取了《巴黎圣母院》的遗憾,不再安静,在大段炫技的群舞里,对王后的精彩绝伦大赞特赞,除了热烈鼓掌,也罕见而响亮地尖叫。甚至于在掌声和欢呼声的潮水消退之际,还朝着特别赞叹的头领扮演员麦克斯喊了一声:“大白鹅(粉丝对他的昵称)!”已经转身准备离场的麦克斯,显然听懂了这个昵称,回头开心灿烂地笑。

万事开头难,这个口子一开,我便像突破了自我似的放飞起来,还喊了一声“bravo!”女儿笑我:“老简你淡定……您这,典型的中老年追星铁树开花啊,啧啧,这么上头。”我也笑,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感觉不好意思,反倒想,下次再看《巴黎圣母院》,我要把这全套的场面,原样再来一遍。

事后看演出剧场的公众号文章,说起主创人员对首演观众的热情赞不绝口,我心里便油然而生出一丝亲切的喜悦,知道那些涌动着的熱情里,也包括我喊的那一声“大白鹅”。



冰雪禾木 方忠麟 摄

七夕会

于普通人来说,这些只是生僻的医学术语。而陪伴患儿长大的我们才知道,这背后是无数次的夜不能寐、食不知味,是漫长到终身的担忧恐惧,是无数金钱与精力的堆砌。

我今年任教的年级组里,有个刚过而立的妹妹,极是能干,也开始承担学校的管理任务。疫情后返校,她将教学外的所有事务辞去,她家二宝因高烧导致行走及语言功能受损,加之发现不及时,情况比较严重。妹妹和夫君每个月轮换跑省城,带二宝做康复治疗。那日谈及此事,我与她相对而泣。过后,妹妹依然风风火火、大大咧咧,但我知道,她的生活自此改变。别人想到的或许只是可惜,刚刚起色的事业就此放下,而我,更知道她要经历多少煎熬。

如果不是因为疾病,我与她永远不会有敞开心灵、相对流泪的可能。只因,我们已是长长畏途中的同伴,疾病和痛苦,让我们并肩。

敞开

程果儿

有严重的肠道溃疡。

想起见面时的情形,她脸上也有灿然笑容。那些痛楚与担忧,与我一样,都埋在心底。

这些年来,我渐渐习惯与疾病为伴的生活,很少再像从前那样对旁人喋喋不休。我知道,所有外来的同情都是隔靴搔痒,就像《爸爸爱喜禾》的作者蔡春猪说的那样:“只有一个办法你能真正了解我,你也生一个自闭症的孩子。”疾病——自己的或是家人的,尤其是孩子的,像一只巨大黑幔,将我们与世界、他人隔绝。左突右奔无果后,就不再妄图打开。从此,真正的轻松与欢乐跟我们都隔了距离。黑幔只在面对同样悲伤的对象时微微敞一角,黑色与黑色交握,换来短暂温暖。

又或者,这种敞开,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痛苦不孤单。自闭症、先天性心脏病,脑瘫、紫癜……对



养育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